

情俠斷魂

代云



56

〔湘〕新登字002号

情侠断魂枪

代 云 著

责任编辑：马小驹 黄海舟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375 插页：1

字数：233 000 印数：1—12,000

ISBN7—5404—0814—6

I·639 定价：3.90元



—

警察局赫赫有名的“飞龙神探”王嘉明在上海滩码头突然失踪，整个警察局就像一个被捅翻了的马蜂窝。

“霏霏”烛光舞厅。

一团团、一簇簇，淡淡的、柔柔的，梦一般的光线，织出了烛光舞厅独有的情调：恬静、优雅，而又充满着神秘。

深沉悠扬、缠绵柔和的乐曲，在厅中低低回荡。

一对对男女搂腰勾肩，在梦幻般的烛光中摇晃、盘旋。

一张烛桌旁，挺胸直背地端坐着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探员李义刚。

他，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〇，肩宽腰细，矫健雄伟，身穿笔挺的警服，显得英俊潇洒。此刻，他两眼注视着舞池，凝眸沉思，好似一尊雕像。

他似乎在欣赏舞池中婆娑起舞的男女，其实是透过他们移动的缝隙，时刻注视着那位正在池台上演唱的歌女。

池台上吊着一串串五彩烛灯，烛光在彩色罩内跳动，闪烁出一个个斑驳陆离的光环。光环交融、游移着，歌女苗条婀娜的身影，谜一般锁在光环里。

清越、哀婉的歌声，从迷濛中传来：

“……

我像折翅的小鸟在崖上颠腾，
变幻的风云把我团团裹住，
一次又一次把我推进深渊。

.....

我像无根的浮萍在水中飘荡，
汹涌的浪花把我高高掀起，
一次又一次把我无情吞没。

.....

他心中一阵抽缩。歌声触动了他心中的琴弦，发出动人心神的颤音。那圆润、甜美的歌声，在他耳旁萦绕，如泣如诉、如恨如怨……

他变得烦躁起来，焦急地等待着。

歌声一停，歌女向舞友鞠躬致谢之后，立即走向李义刚。她在桌旁站定，默默地望着李义刚，眼中充满着期待和希望。

她年轻漂亮，风流迷人。一件粉红色半透明的紧身纱裙，勾勒出她动人的充满魅力的曲线。那高耸的前胸，纤细的腰肢，在昏黄的烛光下，显得楚楚动人、撩人心波。

李义刚蹙起了眉头。他想不透王探长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向任何男子都能展现自己肉体的风尘歌女。探长已经失踪五天了，失踪前探长曾到这里会过情人，就是眼前的这位歌女罗玉兰小姐，因此他想从她口里找到一些线索。他已来过三次了，每次罗玉兰都焦急地向他打听探长的消息。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直感，他发觉罗玉兰确实不知道探长的去向，但他却敏锐地感到她隐瞒了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正是他急于要了解的。他

很困惑：她为什么要隐瞒这些事实呢？难道她不想找回自己的情人？

李义刚望着她，犀利的眼光仿佛要把她的内脏穿透。她眼圈发黑、微肿，眼球上布满血丝，这是失眠、流泪与过度悲伤的结果。他不能否认，也不能怀疑她这种对探长的真挚情感的表露。他无声地望着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罗玉兰美丽的大眼里涌上一层极深的痛楚。她无力地坐了下来，明知无望，仍颤栗、迫切地问：“有消息吗？”

“没有。”他淡淡地回答，眼光死死注视着她，“不过，还有一线希望。”

她全身触电似地一抖，身子俯向他，哀求地：“快，快想法子吧，否则他就没命啦……”

李义刚抓住时机：“你知道他有危险？”

她脸刷地一白：“我……我只是猜想他也许会……”

他打断她的话，冷冷地说：“现在只有你才能救他。”

“我？”她满脸惊诧。

“是的。”他双目灼灼发光，有股逼人的威力，“只要你能说出实情，我就一定有法子救探长。”

霎时，她显得很紧张、激动。

李义刚把头伸到她耳边：“探长在私下调查一桩很棘手的案子。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每当他去涉险的时候，总会把案件记录本托人保管，以防不测，以前每次他都是这么做的。我已查遍了局里的人，谁也没有见过他的记事本。罗小姐，探长是不是把记事本交给你了，或者在临走前向你说了些什么，经查

实，探长离开你后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罗玉兰的脑子里乱极了。王嘉明的记事本确实在她手里，但王嘉明托付她把记事本交予的人却不是李义刚！她咬住了嘴唇，茫然地一个劲摇头。

罗玉兰脸上微妙的变化，怎逃得过李义刚锐利的眼光？女人，该死的不可捉摸的女人！他突地捏住了她的手，眼中迸出两团怒火，但声音仍然压抑而忍耐：“你不信任我？既然是这样，就让探长他去死吧。”

她颤栗着，眼神痛楚而茫然。要不要把记事本交给他呢？她感到手指上传来一阵摧心彻骨的疼痛，但她仍然拿不定主意。

此时，一位侍者走到李义刚身旁：“李先生，有您的电话，是钱三爷打来的，说是有急事……”

未等侍者把话说完，李义刚霍然跃起，旋风般冲出了大厅……

小北门十字街口。

一场触目惊心的车祸！

一辆卡车冲上路基，闯过人行道，撞在“大丰”商店的石墙上。卡车前护杆已被撞断，车头瘪凹下去，在车头与石墙之间夹着一具被挤得扁平了的血糊糊的尸体。

李义刚一眼认出，那正是失踪了五天的王嘉明探长！

李义刚拨开围观的人群，向巡警亮出证件，急步走到肇事的卡车前。他看到被压贴在石墙上的王嘉明探长，心中猝然升

起一股揪心的痛楚。他感到头炸裂似的疼痛，眼前金星四迸。

王嘉明的胸部和腰部已被车头水箱压瘪，殷红的鲜血裹着白花花的肠子从挂破的下腹部淌了出来，后脑显然也被砸破，血流满了脸面和颈脖。他嘴巴张开，两眼圆睁，乌黑晶亮的眼珠暴突着，怒视苍天，仿佛要告诉人们，他是被谋害的，死不瞑目。

李义刚定住神，吞下一口唾液，弯下腰来勘察现场。

因为几个钟头前下过一场雨，路面的痕迹看得十分清楚。车轮的辙痕和王嘉明行走的方向相同，卡车是从背后冲向王嘉明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王嘉明刚刚跨过十字街口，交叉道上一辆卡车便高速斜里向他冲来，前面是空阔、毫无遮掩的大路，右边是“泰和”洋行高达数丈的后院墙，王嘉明跳上人行道奔向“大丰”商店的仓库后院石墙，卡车冲上人行道紧紧追来，把王嘉明撞压在石墙上……

李义刚阴沉着脸爬进了卡车驾驶室。

肇事司机早已逃之夭夭，室内满是撞破了的挡风玻璃的碎片。李义刚仔细检查了室内的所有物件，并小心翼翼地玻璃窗上取下几根挂着的头发和一小块沾有血迹的玻璃片夹进日记本中。最后，他试了试刹车，刹车系统毫无损坏，性能良好……他立即想起刚检查过的路面，路面上根本就没有刹车的痕迹！

“呜——呜——”蜂鸣的警车和亮着车灯的三轮摩托巡逻车向街口疾驶而来。

李义刚跳下驾驶室，望着迎面驶来的车辆，蓦地，一个想法跃入脑海：王嘉明号称“飞龙神探”，受过良好的训练，身体

矫健有力，动作敏捷如猿，翻、腾、跳、跃、攀、爬、跌、摔，格斗、擒拿，无一不精，凭他的身手，在空阔的马路上要避开一辆卡车的追击，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为什么要逃向“大丰”商店石墙死角，自寻死路呢？

李义刚一猫身子钻进了车底。

他的手摸着了王嘉明的身子，血水裹着的肠子几乎碰着了鼻尖，血腥气夹杂着一股难闻的臭气扑鼻而入。他感到恶心，心头作呕。他咬着牙，憋住气，双手迅速地抓住了王嘉明的双腿，颤抖的十指在腿上摸着、捏着，他在检查王嘉明的腿骨。

他阴沉沉的脸上肌肉一阵痉挛。王嘉明的双腿都折断了！这骨折不是卡车撞的、压的，而是被棍棒打折的！

他终于明白了王嘉明逃向“大丰”商店石墙的用意，那段石墙是附近路段最矮的一堵墙，王嘉明拖着断腿，要是仍在马路上逗留，肯定必死无疑，于是他看中了这堵石墙，企图攀墙入院躲避卡车的追袭，然而他……

“谁？快出来！”一声厉喝传入李义刚耳中。

李义刚慢慢从车底爬出来。两个穿着黄呢制服的宪兵逼近他的身前，手臂上黄底黑字的“宪兵”臂章赫然醒目。他不觉一怔：警备司令部的宪兵队怎么也来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倏地掠过。李义刚不慌不忙地掏出证件递过去：“警察局侦缉总队探员李义刚。”

“你怎么会在这里？”宪兵板起脸，口气就像是在审问罪犯。

宪兵那趾高气扬的神态和语调使李义刚十分厌恶。他已看

出眼前这位宪兵决不是一般的人。他眼中射出一道光亮，但迅即消逝，耸耸肩淡淡地说：“开车出来兜兜风，正巧碰上这里发生了车祸，所以过来看看。”

“哼！”宪兵冷哼一声道，“谁能证明你是出来兜风？这次车祸的被害者是你们的探长，谁能说不是你害死了他？”

李义刚环顾四周，刚才保护现场的两位巡警已不见了，围观的群众也被驱散。他心中一凉，脸上掠过一团阴影。

“把他带走！”宪兵猛地一喝。

李义刚心中陡地一震：怎么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带人？他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怖袭来，好像落入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中。

“嘎——”一辆小车在路旁停住。警察局侦缉总队队长陈广浩从车内弹出，带着两个队员急步走来：“荣杰兄，且慢！”

李义刚见到队长，心中一喜。惊喜之余，心中又顿生疑窦：队长怎么也亲自来了？

陈广浩走到宪兵身旁：“误会，误会。这位是敝队探员李义刚，王探长失踪后，他一直奉命沿街搜索，打听探长消息。李探员初到侦缉队任职，见识不多，若有得罪之处还望荣杰兄多多见谅。”说罢，他又扭脸对李义刚说：“这位是军统一处特别行动组组长黄荣杰，还不快向黄组长赔礼！”

李义刚原想队长来了，会煞煞这位宪兵的威风，想不到这位小小的宪兵竟是军统一处的行动组长。他感到事情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看到队长向黄荣杰低声下气的样子，他感到沮丧，也感到无能为力，只得上前一步说道：“黄组长，刚才……”他实在说不出自己刚才有什么不对。

黄荣杰挥手打断他的话，对陈广浩说：“陈队长，请去认认尸吧。”

一群人围着卡车和王嘉明的尸体，照相机的镁光灯不时地闪耀着刺眼的光亮。

陈广浩认过尸体后，把勘察、调查工作全部交给了黄荣杰和治安队，带着李义刚等人回到大路上的汽车旁。

李义刚拉拉陈广浩的衣角，悄声问：“队长，这就完啦？”

陈广浩绷着脸，点点头：“没咱们的事了。”

“队长。”李义刚把嘴凑到陈广浩耳旁，“我觉得这车祸有很多可疑之处……”

“听着，这件事用不着你插手！回去！”陈广浩声音严厉，话中带着不容抗绝的命令。

李义刚满腔愤恨与无奈交织在一起，拉长着脸，钻进了自己的汽车。

李义刚阴沉着脸坐在沙发里。浓重的愁云成团结块在他胸中充塞翻滚。

今天有四家报纸用醒目的大体黑字报道了小北门十字街口的车祸：赫赫有名的“飞龙”探长王嘉明惨遭车祸、横尸街头。报道中叙述王嘉明为侦破一桩走私案在码头潜伏了几个昼夜后回局复命，路过小北门十字街口被司机宋斌开车撞死，事故的原因是宋斌酒后开车，路灯光线暗淡，路面积水太滑，卡车刹车失灵等等，宋斌肇事后弃车逃走，现已被治安大队抓获拘留，宋斌对车祸供认不讳，宋斌是否与黑道走私分子有联系，有关

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李义刚看到报纸后立即到了侦缉总队办公室，向陈广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王嘉明分明是在调查张海涛将军被害一案时失踪时，为什么说他是正在办理一桩走私案？宋斌在肇事过程中根本没有踩过刹车，为什么说刹车失灵？根据现场情况分析，这不是车祸，而是一场蓄意谋杀！另外，王嘉明双腿骨被打断，又是何人所为？黄荣杰赶到现场时并未细看尸体，就命令清理现场，为什么就能肯定受害者是王嘉明？当时天色已晚，灯光昏暗，黄荣杰离尸体一丈开外，决不可能看清尸体面目！

事出有因，他要求参加车祸调查工作，并请求亲自审讯宋斌。陈广浩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且大发雷霆，斥责了他一顿，并警告他不得干预车祸调查工作。为了限制他的行动，陈广浩还当众宣布将他从外勤处调到内勤处。

“妈的！”李义刚从沙发中跳起来，抓起桌上的报纸揉成一团，在手心使劲地搓着。王嘉明圆睁的血眼，白花花的肠子，折断的双腿，走马灯似的在他的眼前晃动。

王嘉明并不是他的朋友，说确切些应该是他的仇敌才对。

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垃圾箱中长大，在上海滩浑浊的地角里滚打成人。他在虹口参加过花会，在老西门关帝庙拜过“青帮”门槛，与“丐帮”、“青竹帮”、“兄弟会”、“八卦堂”的老大磕过头，换过生死帖，在上海滩颇有名气。因为他性格豪爽、耿直，恪守信用，说一不二，又有一身好功夫，各帮兄弟对他很是尊敬，敬称他为上海滩的“地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车祸中他救了陈广浩一命，便萌生了弃暗投明、报效国家，干

一番大业的雄心。但他申请参加侦缉队当探员的请求却遭到了王嘉明的强烈反对。王嘉明这位上海赫赫有名的“飞龙”探长，执意不肯与他这条沾满上海滩污泥的“地龙”为伍。经过陈广浩再三努力，他才进入侦缉总队，在王嘉明手下当了一名探员。王嘉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处处与王嘉明作对，欲与“飞龙”争个高低。

机会终于到了。不久前他奉命与王嘉明共同侦查张海涛将军被刺一案。他撇开王嘉明，请了各帮兄弟帮忙，很快就抓获了刺杀张将军的凶手，受到了总局的表彰和特别嘉奖。谁知王嘉明却认为他抓到的不是真正的凶手，刺杀张将军还有更大的后台。王嘉明在结案后，不顾总局命令，仍暗地私下调查此案。他又气又恼，便暗中跟踪，要看看这位“飞龙”探长，究竟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想不到王嘉明在暗访中突然失踪，继而又死在预谋的车祸中……

“妈的！”李义刚又狠狠地骂了一句，把手中搓成碎片的报纸往空中一抛。他已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查明小北门十字街口车祸的真相！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作出这个决定，更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二

又一个屈死的冤魂，七号犯人宋斌用碎瓷碗片割断了颈

动脉，然而，这里面却隐藏着一个极大的阴谋。

慵倦的阳光在光秃秃的沙坪上徜徉，李义刚被拉得弯曲了的身影投射在拘留所漆黑的铁门上。

他把帽沿压得低低的，鹰一般犀利的目光扫过四周。他偷偷来治安大队拘留所会见宋斌，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

他有一位曾在花会同过堂的兄弟吴宝生，在拘留所担任看守。他通过吴宝生买通了看守长，答应今天中午让他悄悄会见宋斌。他不采用审讯而用会见的方式，是为了打消宋斌的顾虑，消除抵触情绪，以便获得宋斌的真实口供。他这一招果然奏效，吴宝生告诉他，宋斌很乐意见他，并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李义刚感到自己即将有重大的突破，很是兴奋，这一次他要让队长和局里的人都大吃一惊。

确认周围没有可疑的人后，李义刚在拘留所的铁门上轻轻敲了三下。“吱——”铁门拉开一条缝，李义刚侧身挤了进去。

开门的是吴宝生，李义刚急急地问：“看守长呢？”他们原约定由看守长直接带李义刚去见宋斌。

吴宝生没有回答，却一把将李义刚拖进小房内，神态甚是惊慌。

李义刚的心猛地一沉：难道又发生了什么意外？

“龙哥！出事啦！”吴宝生还是按原来在花会时的习惯称呼李义刚。

李义刚心中充满的喜悦和自信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胸中陡地升起一团无名怒火。他倏地抓住吴宝生的衣襟，把他拉到

身前，喝问道：“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宋……宋斌刚才在号房中割脉自……杀啦。”

“杀人灭口”这个词汇，不假思索地自然跳入李义刚的脑中。“妈的！”他松开吴宝生随即又问：“宋斌关押在几号房？”

吴宝生顺口应道：“七号房。”

李义刚猛地掀开吴宝生，夺门而出，飞步奔向牢房。

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决不能放过！他象是准备豁出去了，是为了伸张正义？出风头？还是为了王嘉明？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只感到心中有一股无法抑制的冲动。

吴宝生踉踉跄跄追出小房。他望着李义刚的背影，面色苍白，哆嗦道：“我的天啦！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

“什么人？！”牢房小铁门前两个狱警挡住了李义刚。

“侦缉总队探员李义刚，奉总局之命前来处理宋斌自杀事件。”李义刚掏出证件朝两个狱警眼前一晃。

“李探员，您是奉……”狱警还想问话。

“妈的！”李义刚骂道，“老子奉命公干，你们少啰嗦！”说话之间，已闯过了小铁门。

两个狱警久闻李义刚“地龙”大名，又见他来势汹汹，哪里敢阻拦？两人赶紧让道，唯恐不及。

七号房内挤满了人。法医检查过尸体，示意已看过，叫人把尸体抬出房。此时，李义刚呼地闯了进来。

“李探员！”看守长上前挡住李义刚，“犯人已经死了，你我之间的事也就到此了结。”宋斌已死，他对李义刚的许诺自然也就无效了。

李义刚没有答话，一短肘将看守长撞到一旁，硬挤到尸体前。他铁心而来，不达目的岂肯罢休？

号房内大多数的人都认识李义刚，宋斌又是杀害王探长的凶手，大家都认为李义刚是激于义愤而来，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愿意为此事得罪这条凶悍的“地龙”，所以尽管有严令，却无人再上前阻拦。

李义刚单膝跪地，掀开了刚刚蒙在宋斌身上的白布单。跳入他眼帘的是一张惨白的、毫无血色的脸，脸上又是一双圆睁的大眼！虽然法医曾竭力想使这双眼睛闭上，但却没能做到。他心中暗叹道：“又一个屈死的冤魂！”

宋斌的头歪斜着，颈脖上划开了一条偌大的血口，血喷在地上、墙壁上，到处都是。尸体旁搁着一只摔碎了的瓷碗。沾着鲜血的碎瓷片像玉石雕成的小舟飘浮在血海中。

法医指着一块浸透鲜血的大瓷片说：“犯人吃午饭时打碎饭碗，用这块碎瓷片割断了自己颈脖上的主动脉，虽然发现及时，因是主动脉喷血，却已无法抢救，我察看过伤口……”

李义刚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他虽然与王嘉明不和，但跟着他办了一年多的案子，却也增加了不少见识。首先从心理上来说，宋斌乐意见他，并有意求他帮忙，决不会在与他见面前突然自杀，再说宋斌被拘留后也从未有过自杀迹象。宋斌双手腕上有两圈紫红的手指勒痕，颈脖上的伤口上深下浅与自刎者的割痕恰恰相反，很显然宋斌是被人捉住手脚按倒在地，割断颈脖动脉而死。

“根据各种情况表明，犯人确是自杀身亡。”法医双眼盯着李

义刚，结束了自己的验尸分析。

法医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宋斌的死与王嘉明的死会是……李义刚心中一阵狂跳，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一个重大阴谋！

李义刚一边查看着尸体，一边用在花会赌场练就的手法将一块带血的小瓷片和宋斌头上的几根头发，悄悄地塞入衣袖中。

“李探员对小北门的车祸这般感兴趣么？”黄荣杰沉着脸走进号房。

看守长脸色灰青，额头冒汗，号房里的人都脸面泛白，李义刚闯进号房查尸，他们都逃不了责任。

李义刚见到黄荣杰便有一种厌恶感像虫子一样爬上心头。他缓缓地从尸体旁站起，冷森森地说：“小北门车祸死的是侦缉队的探长，我自然感兴趣。黄组长对这桩小小的车祸怎么也这样关注？”

黄荣杰冷冷一哼道：“我奉命全权处理此案，因此不能不对这桩小小车祸负责到底。因为这桩车祸的受害者是侦缉队的王探长，总局恐怕侦缉队感情用事，所以杨司令下令不准侦缉总队干预此事。李探员是有意违抗杨司令的命令，还是不相信军统一处的能力？”

李义刚冷冷一笑：“军统处的能力，今天我算是见过了。”

黄荣杰听出他的弦外之音，颌首阴笑道：“李探员知道军统处的能力最好，现在宋斌畏罪自杀，小北门车祸一案已经结束，李探员就不必再费心思了。”

李义刚板着脸，一字一吐地说：“此案并没有结束，我会继